

## 參蟬

### 一

尋聲來到，一棵菩提樹。熊蟬鳴唱「夏—夏—夏——」，夏天於是熱了起來。  
「菩提樹上蟬」，令我不禁聯想到禪宗六祖慧能的偈：

菩提本無樹，  
明鏡亦非台。  
本來無一物，  
何處惹塵埃。

當下，我決定今晚「參蟬」，要見證一隻蟬的「羽化升天」。

低海拔闊葉林的夏夜，幾乎不難觀察到一隻蟬的羽化。當我的手電筒搜尋到一隻碧綠色的薄翅蟬，牠的頭胸部已從蟬蛻中掙出，先是一個懸空平躺的動作，休息片刻，再一個腰力，正好仰臥起坐，順勢六腳攀著蟬蛻，俐落就將腹部抽出。接著是屏氣凝神的一刻。我屏氣靜觀，專注到幾乎忘了呼吸，蟬則凝神貫注，將體液打通翅脈。翅翼透明，有一種完美的翠綠，且薄「如蟬翼」。二十分鐘的「參蟬羽化」，心就滿溢了一整夜的愉悅，禪機立現。

### 二

蟬的若蟲，是從土裏鑽出的，待爬上樹幹，選定位置後，就等待羽化。金蟬脫殼，升天，徒留一枚蟬蛻掛在樹枝，讓過路行人，見證這棵樹有蟬證道、羽化成仙。

蟬的出土羽化，自古被喻為重生，所以有蟬形雕玉含於死者口中的習俗。期待有一天死能重生，一如蟬之破土，在某一個夏日。

古埃及人非常崇拜聖甲蟲，我們卻稱他糞金龜，聖糞一如，頗具禪思。埃及人看見聖甲蟲推著圓形糞球走一段長遠的路，與每日東昇西落的太陽類似，於是以聖甲蟲象徵太陽神。埃及人崇拜太陽，東升西落，每日重演，象徵著復活與永生。因此，埃及的法老王過世，要將心臟取出，並在其上安放一隻石雕的聖甲蟲，祈求重生與永生。

看來，人之嚮往長生不老、起死回生，可說是古今中外皆然的渴求。蟬形玉含復活重生，從現代人的眼光來看必多斥為無稽。然而，面對這則美麗的謊言，張曉風的文章問著：「那究竟是生者安慰死者而塞入的一句話？抑是死者安慰生者而含著的一句話？」問話一出，隨即參破，問即是答。

蟬的若蟲在土裏待上短則一年，長可達十七年，依不同種類而定。熊蟬的若蟲在土裏一待約有五年，羽化後的雄蟬，怎能忍住不為陽光喝采、不欣喜若狂、不鳴唱高歌呢？蟄伏了五年，陰暗的囚禁生活，卻換來不到一個月的陽光，不到一個月的自由，不到一個月的生命。這就是成蟲蟬的宿命，這宿命裏的一個月光陰，是蟬一生最珍貴的歲月，合該狂歌。

古人大概不了解蟬的生活史，如果知道蟬的若蟲要在土裏要待上經年，相對於羽化成蟲約一個月的短暫生命，應該不會選擇「蟬形玉含」才是。因為不過一個月的自由與土裏長囚數年的比例太過懸殊，好似百歲的人生一旦結束，竟要在土裏埋上數千年才得以重生復活。

倘若塞入口中的是「十七年蟬形玉」，恐怕要等上數萬年才得以回返人間了。

英國皇家學會院士，著名的演化學家道金斯，著有《自私的基因》一書。書中闡釋遺傳的單位是基因，而非個體，人不過是自私基因代代複製傳衍的載具，用完即丟。他將人比喻為一艘船，基因是水手，只有最完美的基因（水手）組合，才能勝出，免於天擇淘汰，獲得繁殖機會，並將複製的基因代代相傳。基因既然自私，為何又願意合作？在生存至上的遊戲裏，自私無關道德，合作並非美德，合作是自私基因得以繼續生存的最佳模式，所以自私的基因願意選擇合作。我們都是自私基因完美合作下適存的載具，身上都保留著古老祖先傳下來至今未死的基因。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下，可以長生不老的是基因，不是人。

道金斯，摧毀了人類長生不老的渴望，也破滅了蟬形玉含復活重生的可能。人，不過是基因用完即丟的載具。

人，微不足道。

人，這一「高等生物」，不過是人的自以為是，人的自欺欺人罷了。

道金斯在書中更創新名詞「meme」（中譯本稱「瀾」），作為文化演化的單位。這個字的靈感脫胎自希臘文的 mimeme（意指模仿）。文化一如基因會複製、演變、盛強弱敗、興發滅絕，並以人作為載具。人死了，文化卻得以傳承。流行文化或許早夭，經典作品卻能歷久彌新。

我於是想到了「神」……

「神」這個字，或說這個概念，幾乎存在於每個民族，各民族對神的詮釋或有不同。好似不同棲地的亞種，皆源自同一物種，卻因地理隔絕而逐漸分歧。於是形成各民族關於神，不同而特有的信仰。

信仰神的，神自是無遠弗屆，歷久不衰。對於無神論者，也常因著要論無「神」，而擺脫不了「神」。「神」之於無神論者，仍是存在不滅且成功的「瀾」。

「上帝存在根本不能證實，它純然是個主觀信仰問題。」李澤厚在《批判哲學的批判》一書，引用康德的話：「上帝並非在我之外的存在，而只是在我之內的一種思想。」康德的觀點相當接近上帝是一種文化基因，一種思想存在，一種可以傳衍的「瀾」。

尼采宣稱：「上帝已死！」實際上，尼采也沒擺脫神，神在尼采的腦裏活著。

楊牧在《疑神》一書更說：「上帝決定一切，決定你去相信上帝，也決定我不信上帝。上帝決定我不相信上帝可以決定一切。」神的存在，是無神論者也擺脫不了的宿命。人會死，瀾複製，神永生。

我想，達爾文的《物種起源》最大的革命與震撼或許不在生物學領域，而在於人的信仰。演化論其實是一門哲學。因為企圖解答生命的起源，正是哲學基本的問：「人從那裏來？」假使多樣的生命從演化而來，神將安在？生命的意義將該如何？

「生命如此壯闊」，無論生命是神創而生或演化而來，都不損於我們對他的讚歎與驚奇，不是嗎？神若是具體存在，就不會因無神論者的不相信而消失；神若是人類創造的神話，縱使神話破滅，信仰消失，人類仍會有能力重新賦予生命新的意義與生存價值。

我們有能力賦生命予意義和價值。

於是，不朽不必是肉身循環返復的一再重生。不朽，可以是精神的不朽。《左傳》魯國大夫叔孫豹的一段話流傳至今：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雖久不廢，此之謂不朽。」若能創造立德立功立言作為文化傳承的基因（瀾），我們自能永生不朽。

如果人不過是基因的載具，就不要再眷戀肉身的不朽；如果神真的不存在，就創造我們自身得以存在的理由；如果生命沒有意義，就讓我們創造生命的意義；如果神必然存在，生命的價值仍要我們自己定義。

北美有十七年蟬，因若蟲在土裏十七年才出土羽化而聲名大噪。另有十三年蟬，蟄伏十三年才出土羽化。十三和十七在數學上是質數，演化學家因此推測質數（特別是愈大的質數），有利於躲掉較短生活史週期的天敵或寄生蟲，因為兩者從這一次相遇到下一次相遇的時間長，是兩者生活史週期的乘積。例如：十七年蟬要遇上以五年為週期的天敵，需相隔十七乘以五等於八十五年，這是段漫長的歲月。這項運用數學質數，美麗如詩的推測，尚未能有確切的證據，但已美得令昆蟲迷顧不得等待真相的時刻，成為逢人說蟬時，必然一提的津津樂道。十七年蟬的十七年禪機，是人類至今參不透的謎，不需人類賦予十七年究竟有什麼意義，十七年蟬仍繼續堅持他十七年的蟄伏，創造屬於他自己的生命意義與生存價值。

### 三

二〇〇三年七月十九日，我例行每隔一陣子就帶著約十位學生走訪台灣的某一塊角落，搭著海線電車，在談文站下車，「步行」好一段路（這是認識土地最好的交通工具），走到塭仔頭紅樹林。烈日如雨，曬得我全身濕淋淋，不時擦拭著雨珠般的汗水。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次，自覺帶學生出遊不比學生「勇」，想要操練他（她）們，反而操累了自己，操昏了頭。因為，烈陽如炙的緣故。

選擇一棵樹遮蔭，我趁勢休息，原來塭仔頭紅樹林的夏天，是給熊蟬叫熱的。學生像蟬一般，熱，從來不減他們的玩興，曬不減他們的活動力，瞬間就一哄而散了。不一會兒，同學抓來一隻雄蟬，高興得像隻螳螂捕蟬。水泥叢林取代植生叢林後還有捉蟲能力的小孩不多了。偶爾課堂上自然、生態、保育、尊重生命的灌輸，學生與我出遊都能謹守本份，善待生命，避免領教我的怒目相視。這隻蟬被捉在手上，仍不止歇他鳴唱的熱情，土裏數年的囚禁，換來一個月的歡唱，是性的使命太強烈？還是無關性事，畢竟自由太短暫，不妨高歌，唱樂人生？又，或許是我想太多了，他其實是感受到生死交關，鳴唱著哀求苦調。

我要這群孩子觀察雄蟬的腹部，捉在手上仍在鳴叫的蟬，正是了解雄蟬腹瓣如何開闔振動，引發共鳴最好的時機。觀察完後，要孩子感謝熊蟬的教學演示，並示意送雄蟬回到大自然去。

觀察蟬，蟬蛻不失為最佳教材。二〇〇二年五月，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長劉月梅，以「如何自然觀察」為題，一枚蟬蛻為例，要學員們仔細觀察一分鐘。然後問了幾個問題，考驗每個人的觀察力。那一刻我才認真檢視一枚蟬蛻羽化時的裂縫線有多長，終齡若蟬的翅芽在胸側短小，前肢較中、後足粗壯，腹部的節數，刺吸式的口器，單眼的排列位置，甚至觸角及觸角上無數微細的毛狀感覺器都一目了然。原來微觀一枚蟬蛻就可以參透一個小宇宙。

中藥記載：蟬蛻入藥，可以散風熱，以無泥者為佳。學生一下子就幫我採集了一大把，當然不是為了入藥。對我而言，蟬蛻作為教材比作為藥材有意思多了。只是我審視每一枚蟬蛻，皆有泥沾蟬身，以無泥者為佳的蟬蛻哪裏找呢？或許，掛在樹幹上的蟬蛻在雨露風乾之後就可以無泥入藥了。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說：「蟬蛻於濁穢，以浮游塵埃之外。」出淤泥而不染的成蟬，只飲甘露（刺吸植物的汁液為食），古人因此視蟬性為清高，潔身自好。蟬不

只是禪，也是一朵蓮花，開出佛性。

收拾好作為教材的藥材，我頂著塹仔頭紅樹林依然蒸騰的烈日，決定起身去捕捉熊蟬以我的鏡頭。搜尋著獵物，一隻停在灌木枝上的蟬被我鎖定。我匍伏潛行如一隻豹，靠近獵物。這是令人（也令蟬）屏息的一刻。正當我將獵物鎖定在液晶螢幕上，對焦，準備襲擊的瞬間，蟬飛了，並撒我以一泡尿。幾近開示的一泡尿，如莊子之於東郭子：

東郭子問於莊子曰：「所謂道，惡乎在？」

莊子曰：「無所不在。」

東郭子曰：「期而後可？」

莊子曰：「在螻蟻。」

曰：「何其下邪？」

曰：「在稊稗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下邪？」

曰：「在瓦甓。」

曰：「何其愈甚邪？」

曰：「在屎溺。」

東郭子不應……

《莊子·知北遊》

莊子讓東郭子明白動物，植物，礦物，乃至如屎尿的廢物都有道。畢竟，如果屎尿不合乎道，就不會存在，所以，莊子說：「道無所不在」。蟬開示我，以一泡尿。

想必東郭子不應，該是張著口呆住了吧！至少，被蟬以「尿道」開示的一刻，我是這麼呆住的。

#### 四

在昆蟲的世界，性交的姿勢勉強可以作為種類區分的參考。蜻蜓是浪漫的「心」形，椿象則以尾端相接、頭各東西的「一」字形。蟬呢？蟬以特有的「V」字形，勝利之姿交尾。

交尾後的雌蟬究竟是如何在植物上產卵？卵孵化後的若蟲又是如何回到土裏將自己囚進黑暗呢？我沒有幸運目睹，或者說我還不具備足夠的耐心與敏銳的觀察力得以幸運目睹。書上的確可以找到一些「蟬如何……」之類的解答，但這些解答通常過於簡單、片段。有助於滿足考試需求，卻無法安撫自然觀察者的好奇心。蟬的產卵與孵化的連續過程，有太多失落的環節，在我腦中打著問號。就像地質層與層之間出土的化石，在物種演化的歷程，呈現不連續演變（或說跳躍式改變）。古生物學家找不到一個物種演化到另一個物種的中間型物種。好像老鼠是一夕之間就變成了飛鼠，飛鼠一個縱身滑行，竟拍翅成蝙蝠。

我像看著一部每隔五分鐘只撥放十秒的電影，中間的四分五十秒斷訊，靠著一個個不連續的十秒，我要拼湊出整個劇情。如何補齊蟬的產卵與孵化後落土的失落環節，變成一種渴望。直到法布爾的《昆蟲記》才安撫我的一顆心。法布爾用了約一萬個字描述「蟬的產卵與孵化」，射入眼中的字句一旦填補了渴求得知的失落環節，我就會有一種驚歎「原來如此」的領悟。至今我仍記得翻閱書頁時有一種微微顫抖自指間流向書頁。那種感動不知道會不會輸

給實際觀察到的那一刻。法布爾的《昆蟲記》，對於喜愛觀察昆蟲的人，幾乎有一種令人感動的「天啓」，以詩般魔力。至少，對我而言。

「交尾後的雌蟬，會擇一較乾的枝條，以約一公分長的產卵管穿刺樹枝。由下而上約刺孔 30 ~ 40 個，一個刺孔產 6 ~ 15 個卵不等，每一個刺孔要工作約十分鐘。『蟬喜歡陽光，選擇的都是最容易曬到太陽的方向，只要牠的背部沐浴在陽光中，對牠來說就是莫大的樂趣。』30 ~ 40 個孔合計花費六個小時左右。於是孔洞隨太陽移動呈螺旋形而非直線排列。雌蟬產卵同時，寄生蜂也忙著幹起消滅蟬卵的勾當。爲了看見卵孵化出若蟲，法布爾觀察了百束蟬卵枝條卻悉數失敗。終於在一個冬日早晨，就著火爐的溫暖，不抱太大希望的法布爾觀察著一束蟬卵枝條，竟喜出望外，看見一隻蟬的若蟲鑽孔而出，在洞口脫皮，沐浴陽光，強壯身體，『等待一個微風，搖晃擺動，在空中翻個跟斗降落。』接著，法布爾安排了鬆軟的土壤讓若蟲得以鑽入土裏，但想要觀察到若蟲吸食根部汁液的等待卻落空了。或許是若蟲需要冬眠，等待春暖才開始進食的緣故，也可能是食草不對。總之，春回大地，法布爾搗碎土塊，找到的卻是已然死去的若蟲。這是法布爾對南歐熊蟬產卵與孵化的觀察。」

以上，是我在閱讀完法布爾一萬字的描述後整理的筆記。這份筆記只能記錄蟬產卵與孵化的「原來如此」，「驚歎」則夾在書本，等待下一回再被翻閱。至於流向書頁的「微微顫抖」，也流入記憶，常駐在腦葉的某一章節，等待被再次閱讀。

## 五

若蟬在土裏一直過著隱士般的生活，以刺吸式口器插入植物根部，飲汁爲餐，深居簡直不出，直到終齡。

擇日出土的終齡若蟲，攀岩般爬上一棵樹，等待禪機，胸背一聲響裂後，隨即開出佛性，然後羽化，升天。

蟬，在晉人陸雲的《寒蟬賦》中，成了五德兼備的君子：「夫頭上有綉，則其文也；含氣飲露，則其清也；黍稷不享，則其廉也；處不巢居，則其儉也；應候守節，則其信也。」古人對蟬的生態習性，不但觀察細微，更將這些特徵、特性有所對應，想像力豐富。

曹雪芹在《紅樓夢》說女人是水做的，蟬何嘗不是，一生只飲植物的汁液。

羽化後的成蟬，更是每飲必醉，醉後則詩發歌狂，唱的是李白的調。

蟬聲唱過一個個暑假，陪伴昔日童年的歡笑。也辛勤邁力如同頂著烈日的農夫，爲延續蟬脈而聲嘶力喊，直到氣斷。如果你同我一般曾試著徒手捉蟬或以鏡頭近拍一隻蟬，你大概也嚐過蟬的孤傲與對人的睥睨，撒一泡尿，然後一走了之，留下尷尬的你，瀟灑有如自由奔放的李白。

孤傲與自由註定不幸的命運。天寶三年，李白不得已離開長安，蟬也被迫漸離了都市。道路、校園、公園的樹，像是從水泥地長出來的，樹下沒有土，只有水泥。土地無法呼吸，終齡若蟬無法爬出土表。離去是命，也是一種解脫。都市從此沒有李白醉後奔放的詩歌，蟬則隱入山林，從此唱空靈的調。

空靈的調，是我第一次到雪山坑山蘇林聽到蟬聲時的陶醉。那麼靜、那麼靜的林子，樹冠群撐住天，林下則缺乏灌木，是一片空曠的視野，山蘇在樹腰間附生，有一種原始的沉味。好靜的林子只聽見蟬聲誦唸如台語發音的「知了—知了—知了——」，有一種莊嚴，更多是空靈。這裏是台灣難得的淨土。

沒有蟬聲的地方，好比校園不再教授李白的詩。當李白的詩，不再成為可以繼續傳衍的「瀾」，我們的文化就少了一個可以美的基因。如同我們的生命將遺忘某一種色彩，聽覺將失去某一頻率的感知區段。當蟬聲遠逝，生態的喪鐘隨即敲響。那將是一個逐漸邁向黑白、死寂無聲的夏天。

## 六

一隻蟬，可以摧毀一個宇宙，以蝴蝶效應。這是人類參不透的禪機。

## 七

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育像是兩個極端。但真的沒有妥協的餘地嗎？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地帶嗎？我們肯定回不了原始自然，人類也並非真的想要返歸蠻荒，即使真的想望著狩獵採集的生活，也必然是古老而遙遠的夢，回不去的鄉愁。

保留原始棲地作為生物的原鄉，不是我們對其他生命的施捨與恩惠，是生命之間彼此的、最基本的尊重。即使是都市化的環境，也該文明，而非野蠻地獨佔土地，完全不考慮可以或願意與我們共同生活的其他生命。一隻蟬，也是一個生命。如果可以的話，他們願意在路樹、校園、公園繼續歡唱夏日情歌。

如果可以的話……

吳明益在《蝶道》有段文字說：「人類本身也是自然的一員，我們所改變的世界，不需以回歸荒野為唯一的依歸，但至少至少，可以在進行任何『改造』自然的行為之前，把其它生命考慮進去。比方說，將步道稍稍架高，讓印度蜓蜥可以不必時時被腳步驚擾；比方說，在屏鵝公路架一座高架橋，讓擬相手蟹降海繁殖時，不必帶著被來往車輛碾斃的悲壯；比方說，種一株路樹時，考慮是否能讓都市裡的其它生命共享。」

蟬就是需要一株路樹的生命，不只如此，他還需要泥土，僅僅一小塊可以讓終齡若蟲爬出的泥土。水泥無疑絕了蟬的生路，也絕了夏日如李白一般醉人的詩唱。設若台灣熊蟬這類標記著台灣特有種的生物，因棲地的消逝而滅絕，意謂著我們的地球將永遠失去台灣熊蟬的野唱狂歌。每一個台灣特有種都是台灣最珍貴的瑰寶，他們以台灣作為唯一的家，世世代代。台灣之所以美麗，正是豐富的棲地孕育多樣的生命。誠如賈福相說的：「不同就是大同。」

「不同就是大同」是賈福相教授生物多樣性多年後思考而得的觀念，看似簡單，卻蘊含深刻的禪思。不同生命間因著食物網的關係，充滿生存的衝突，如何能夠和諧相處，達大同境界呢？這需要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彼此「尊重」。畢竟，對任何一種生命的趕盡殺絕，都是對生物多樣性的傷害，也是對生態系穩定度的一種瓦解。最終，仍會反撲自身。吳明益在《迷蝶誌》的一段文字更提醒，若我們「遺忘與其他生命交往的能力，終有一天，人類也會寂寞的死去。」

## 八

帶學生出遊，我鮮少解說。而是要他們睜大眼睛，敏銳觀察。我要他們看見生命，而非背誦知識。自然的知識早在未被名詞定義，未被學理實證以前就存在於大自然。有時，我會覺得不停以倍數出版的自然書籍，像是悼念生物的一篇篇祭文。當生物倍數死去，關於他們的書卻倍數增長。我們的下一代少了與生命的真實接觸，卻多了藉由書本與這些生命隔著時空而交會。這是一種反智的悲哀。

一個不會和我們生命交會的生命逝去，不會引發我們悲傷。家養的寵物死去，傷心必然更勝一個陌生人的過世。台灣黑熊多舛的命運，比不上動物園外來的無尾熊之死令台灣人傷悲。並非台灣人不願意關心台灣黑熊，而是我們對台灣黑熊的認識太少。如果蟬與我們有生命的交集，我們也願意尊重蟬與我們共享這塊土地的權利，我們會願意為他們保留一棵樹，以及樹下的一塊泥土地。

我不知道一棵樹，一塊泥土地和一小批因此而生的蟬能帶給生態多少實質的貢獻。但我相信，學生與蟬交會的時刻隱藏著參透生命的禪機。

一隻破土而出的若蟬，有永生不朽的秘密；

一枚蟬蛻，如一朵蓮花，隱含佛性；

一泡蟬尿，閃現無所不在的道；

.....

## 九

一隻蟬，也可以撐起一個宇宙。這禪機，人類是否參得透？